

纪念贾老师

曹菁菁^①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陶渊明 《拟挽歌辞》

时间最禁不住计算。转瞬贾老师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相较于一年前初闻噩耗时的悲痛与惊惧，今天的我只想哀而不伤地把记忆慢慢展开，细细整理，以便再把它们收拾妥当，放入脑海的深处去。

2007年的夏天，我走进了金石组那个虽然大却有点憋气的半地下办公室，和组里的同事们一一问好，介绍自己。这大概是每个新员工的必修课。那时候，贾老师已经度过了人生最灿烂光辉的时刻，开始计划养老生活了。所以在我眼里，贾老师首先是个爱打趣的老头儿，然后才是组里的老前辈。

那时候的我，既不知道贾老师曾经为馆藏的3万多块甲骨做过拓本，也不知道他曾经冒着日晒雨淋走遍北京和承德，去拓制一个个碑刻。这些离我都太遥远了，远到贾老师觉得没有必要提起这些事情。所以后来筹备百年馆庆展览的时候，看着年轻的贾老师在老视频里用花生粒大的扑子熟练地拓着甲骨上的文字时，我实在很震惊。面对我的大呼小叫，贾老师还是惯常地抚着手嘿嘿一笑，打趣地说：“谁还没有个年轻的时候。”

从2007年到2017年，我换了岗，调了组，却一直在和贾老师当同事，一直在和贾老师干工作，所以，我熟悉的是贾老师的最后十年。

^①工作单位：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经典文化推广组。

贾老师是个平凡的好人。

真的。我不想说些假大空的话去吹捧贾老师，我只想把我认识的贾老师念一念。这个年代，平凡的好人比辉煌的伟人更难让人忘怀。

贾老师是个老北京，讲礼数，有人情味儿，最大的特点就是热心肠。初到金石组，我的工作是为青铜器拓本编目，贾老师主动把他的工具书指给我看，让我随使用，丝毫没有老员工的架子。平常工作上有什么困难，只要开口，贾老师也会尽力帮忙，从来不会给冷脸。其实都只不过是些小事，但是对新员工来说，内心的感受就完全不同了。

在这十年的工作里，我们主要是在展览工作中一直合作。说是合作，其实是我们一直在依赖贾老师。2007年入职不过几个月，领导就安排我和翁莹芳独立负责一个小型展览——《安妮日记》展。这个展览虽小，但是要和荷兰著名的博物馆“安妮之家”合作。那时候，领导指派金靖负责美工设计，贾老师负责展场施工。那时候，我和莹芳都是新人，从外联到布展撤展，每一个环节，都得自己来干。可是，我们是没有任何展览经验的。好在，有贾老师带着我们一步步升级打怪。该报文了，该联系某个部门了，该准备展场施工了，一项项，贾老师都会提醒我。就连展场36块展板，都是贾老师和荷兰大使馆的两名工作人员一起安装的，都没有让我伸手。

贾老师对展场的所有细节都烂熟于胸。大到展场如何设计，小到一面墙有几个插座，他都清清楚楚。贾老师还不喜欢让别人麻烦，只要是展场的事情，能自己解决的，绝不找别人搭手。他有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新年办老照片展的时候，觉得展场有点儿冷清，不知道要怎么暖一下场子。贾老师便从库房的角落里翻出陈年的旧灯笼，擦干净了，一个个按上电灯泡，挂在展场里，一下就有了年节的气氛。办展览，经常会接到临时的命令，领导要加个展板啦，展场要增加几个射灯啦，电线要全部藏起来看不见啊等等等等。在我们还一脸呆的时候，贾老师已经去动手了，等我们去找贾老师商量的时候，贾老师已经处理得差不多了。贾老师细心、勤快、有劳动的智慧，可是他不愿意显摆自己。每次领导来视察展览的时候，他要么站在最远的角落，要么躲起来。对于他来说，做事本身就是意义。

2014年，我们特别忙，一年中连续办了好几个展览，贾老师也忙得团团转。有时候我们真得不好意思。麻烦一个年纪大的老人跑前跑后，在展场上一站就是一天，实在太过份了。我们去替他时，他总是赶我们走：“不用来，你们忙你们的。展场有我，放心。”我们真的太放心了。有贾老师在，展场的布展、撤展、值班和安全他就能一人挡下所有麻烦。记得

那时候特别忙，经常加班，贾老师会推门进来劝我们回家，他抚着手打趣地说：“回家吧，活儿是干不完的。累死能干的，饿死胆小的。”

后来，贾老师就离开我们组的岗位，回家了。

“家”对贾老师而言，特别地重要。

他是模范丈夫。贾老师的爱人王阿姨身体不好卧病在床。他每天中午都回家给王阿姨做饭，饭后还要给王阿姨按摩按摩。那时候我惊叹地说：“您对老伴儿太好啦！”贾老师说：“人家年轻的时候也有伺候我的时候。一进门，我衬衣一搁着那儿，你王阿姨马上就拿去给我洗了。”

他也是模范爸爸。他宠女儿，什么事情都往他女儿少操心的路上奔。每次女儿回家，他就会在头一天买好菜，第二天做很多好吃的等着女儿一家回来。我们组王老师说：“你累不累啊。”贾老师说：“不累，看他们吃，高兴着呢。”

后来，王阿姨离开了，他心里肯定千疮百孔了，可是他没让我们看出来。再后来，他女儿给他添了小外孙了，他坐不住办公室了，他要回家带孩子。我们多舍不得他啊，可是看他带孙子那么开心，我们也替他高兴起来。

然后，就是去年，猛然听见的噩耗。我当时不能相信，一个那么好好的人就那么走了。就在那之前不久，贾老师还来看过我们，大家还说着要找时间请他吃饭。谁料到竟天人永隔了呢。往后的日子，可能还是会加班，只是再没有贾老师推门进来，抚着手，笑吟吟地说：“回家吧，活儿是干不完的。”